



文藝創作叢書

# 「淘羅命」翻

黃 穗 著



新文藝出版社





文藝創作叢書



「淘籬命」翻身

黃 穗 著



新文藝出版社  
• 1952 •



文藝創作叢書

# 「淘 籬 命」 翻 身

著 者 黃 穗  
插 圖 者 吳 詒

文藝創作叢書編輯委員會編輯

主任委員 馮雪峯

編 輯 委 員

|     |     |     |
|-----|-----|-----|
| 于 伶 | 巴 金 | 王統照 |
| 李俊民 | 胡 風 | 柏 山 |
| 夏 衍 | 夏征農 |     |
| 徐平羽 | 黃 源 |     |
| 陳白塵 | 陳學昭 | 靳 以 |
| 葉翺士 | 翹少其 | 魏金枝 |

\*  
\* \*

## 有 版 權

1952年1月第一版上海印0001—6000冊

書號 (298) [L V1 2] 定價 洋 3,700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上海中央路二四號二樓)

光霽印刷廠承印

\*  
\* \*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理

## 寫在前面

「淘羅命」翻身的故事，是真實的。我寫它的動機，除了要以真實的故事來駁斥『江南地主開明』、『江南無封建』等反動調調外，還因為我曾將這故事寫過一篇通訊，題爲『馮家浜悲慘的故事』，在上海『解放日報』發表，上海的讀者會特地寫信詢問報社，是否連續發表。浙江杭州的民營報紙『當代日報』也轉載了這篇通訊，引起杭州人民的注意。中共浙江省委以高照鄉（故事所在地）爲第一個土改實驗鄉。在土改實驗中，馬寅初先生曾到該地，聽了這個故事，提議寫成越劇教育廣大羣衆。中共浙江省委派去該地的土地改革工作隊同志，及省農村工作委員會到該地檢查工作的同志，都積極建議寫成這個故事。所以，從各方面來看，這故事是很引起大家注意的。我仍是像寫『向敵後進軍』一樣，用我幼稚的筆，寫下真人實事，說不上是文藝創作。但，如果從『淘羅命』翻身這故事本身出發，聯系偉大的土地改革運動來看，

這本書是有一定的價值的。

最後，感謝『浙江日報』美術記者吳詒同志特爲本書繪製插圖。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於杭州。

『淘羅命一天敲三頓！』馮家浜上誰都熟悉這句話，熟悉這個悲慘的故事。過去，在那浜上，不論男女老幼，對於最受苦難的人，就拿『唉！這也是淘羅命啊！』來形容苦難深重的程度。然而『淘羅命』究竟是怎麼一個人？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當我第一次看到『淘羅命』的時候，她那難看的外貌，就使我感到毛髮悚然，留給我一個深刻難忘的印象。不過，據她的鄰人們告訴我，解放後，『淘羅命』已經日漸恢復聰明和智慧了。她的身體很像一個矮冬瓜，從頭到腳，大約只有一公尺長，橫腰倒是很粗。一頭死黃色的頭髮，蓋着她那又扁又圓的臉龐。頭皮上還有一道很粗的疤痕，雖然用水掠了頭髮，搭住了頭皮，也還是遮蓋不了。那對枯黃的眼瞳，遲鈍呆板，好像失去了知覺似的。腳腿肚又短又粗，腳板又寬又厚，原來她患上了『大腳風』。雙手稍稍比兩腳好一點，但也有些『大手風』，說話的聲音卻很輕，但別人說以前講話還要輕，輕得像蚊子聲一樣。因為解放前，她在地主家庭的壓迫下，從來

不敢大聲說話，也不敢正眼看人，成天低着頭爬在田裏，蹲在竈間，浸在河港裏。長期忍受地主辱罵毒打，受盡了一切殘忍的磨折，造成她現在那麼副奇形。浜上人眼看到『淘羅命』一年一年地深陷在火坑裏，誰都可憐她！同情她！但是，卻又誰都沒法拯救她，大家只好暗中嘆息着：『淘羅命一天敲三頓！』真是像淘米的淘羅啊！它一天要淘三次米，倒出米時，總還有一些黏在淘羅上，就必須用手敲打。『淘羅命』就是這樣在地主的長年敲打下被打成癱，打成獸，打成一個不像人樣的人。

## 二

馮家浜，在嘉興縣高照鄉楊新村地方。這個楊新村地方，河港很多，全村就有大小港十五條；其中長浜和馮家浜人口較集中。長浜浜旁住着三十三戶人家，大都姓沈，是本幫人（即本地人）。馮家浜在村中數到第二，沿岸住了十六戶人家，全是雜姓，外幫人（即紹興，蕭山一帶人）。他們的祖上大都是早年做工或開荒流落到這裏，搭個茅棚，開塊荒地，就成家下來的，所以大都是貧苦人家。馮家浜本是以馮姓起名的，可是，浜上卻早沒有馮家了，只有在馮家浜的中段，有三間破落的瓦房，早

巴人空物空，滿地雜草。村上還有從南到北的一條直港，土名就叫河港。全港有七座石橋，但只有章家橋在村中央（即在馮家浜的浜口），其他六座都在村外面。這村上有名的地主惡霸『毛店王』，就住在這章家橋的北堍上。『毛店王』的房屋，不在長浜，也不在馮家浜，卻在他的一片好田地中央，自成一家。

那『毛店王』的正名叫做王東毛，也是紹幫人。他的父親是個一錢如命的『鐵算盤』，那時候，聽說下三府（即杭、嘉、湖一帶）田價賤，物產富饒，他就賣掉了紹興的田地，搬到楊新村來發財，變成了富戶。『鐵算盤』雖然死了，王東毛的剝削手段卻比他父親更殘暴。他長年雇了三個長工，一個田作頭，每年工資講定十一擔米，另一個長工九擔米，還有一個小放牛四擔米；雖然如此，但是那『毛店王』在無限制的加強雇工們的勞動強度，實行無償勞動外，還多方剋扣工資，弄得不好，就不付工資驅逐出去。他家雇的小放牛，簡直和小牛馬一樣，一年忙到頭，分文不付。不但如此，在政治上『毛店王』還勾結反動的當權派，拜嘉、湖巨匪張鵬飛（幫會頭子）做師父。張鵬飛那時候做國民黨新陸區區長（高照鄉屬新陸區管轄）。仗着這個後台，王東毛就成為當地有錢有勢的地頭惡霸。他稱霸馮家浜，浜上誰不受他的欺壓？他霸



了那座章家橋，浜上人便稱爲『奈何橋』，王東毛常在那座橋上尋事打人，誰走過那座橋，都要挨他的毒打，那馮家浜的馮家就是被他謀財害命，弄得家破人亡的！

王東毛這個地頭惡霸，因爲他父親早死，母親把家，他母親有兩手『拳頭』，兇惡無比，是當地有名的『雌老虎』。王東毛是她的獨養兒子，從小寵得出奇，不讓他到鎮上念書，卻帶他在浜上打人，人長得那麼高，那麼大，打起人來，從不眨眼，就是苦了個大字不識，所以在國民黨反動政府裏面兜不轉，僞鄉保長也就沒拉上手。不然，王東毛強橫霸道，還要更加厲害。雖然如此，王東毛靠上了張鵬飛這塊反動統治的牌子一樣也還是血淋淋的殘害了『淘羅命』及其全家。

### 三

馮家浜只有一戶姓馮的是本幫人，相傳祖上還是一個赫赫有名的『長毛頭子』。遠在那太平天國的時候，馮家長子馮三寶，愛好武藝，又勇於反抗，不幸於起義後殉難。大約浜上的前輩們爲敬佩馮家仗義，故此將浜取名馮家浜。不過，馮家在舊社會裏來說，確是『丁財兩不旺』，傳到馮初清手上，才由於幾代辛勤勞作，傳下了一份

中農底子。馮初清還有個胞兄，早已過世了，留下嫂子和姪女大媛二人。不幾年，馮初清自己也一病身亡，留下了老婆馮嬌娘和小女兒小媛（就是『淘羅命』的奶名），一家子老少四個婦女，缺乏勞動力，田地種不好，因此，日子當然就過得更加困難了。

小媛三歲那年，一個寒冬的傍晚，西北風颳得很大，馮大媽病在牀上，小媛的娘和姊姊因年關快到，時常得到外面去拾些柴火，準備過冬。那天，又出門拾柴未歸，小媛爬在門口哇哇的哭着。馮家本是單獨一家，鄰舍都隔得遠一點，由於小媛在地上哭，沒人過來哄哄她，一直哭到天色朦朧黑還沒歇，馮大媽只好慢慢從牀上掙扎起來，想出來招呼小媛。見天太黑，就順手在竈上點了把火。一走到竈前，馮大媽又體恤到大媛成天跟嬌娘在外面吹風受苦，心想替她們燒口熱茶，讓她們回家也好暖暖身，於是，大娘就跌跌撞撞地走到水缸邊去打水。不料老人家病重體虧，一俯身便和水瓢一股腦兒投在水缸裏昏過去了。真是『禍不單行』，外面的一扇草簾又被風吹在那盞洋油燈上着火了。火就在草簾上燃燒起來，越燒越旺，火頭直竄到了屋頂，火勢趁着風勢，從屋頂再延燒開來。馮大媽已經僵硬在水缸邊了，大塊的火星落在老人身上，火就無情地燃燒着老人的屍體，可是，不懂事的小媛還爬在門口啼哭，火也快

燒到她身上來了。剛好浜口陳大媽女兒陳菊花到馮家來約大媛明天同道去拾柴，望見馮家火燒，慌忙跑到門口，搶出小媛，大喊：「救火啊！救火！」馮嬌娘和大媛捫着柴火往家走，走到章家橋頭，望見自家屋裏起了火，嬌娘手也鬆了，腳也軟了，柴火落到河港裏，她人也倒在地上了。大媛跟在後面也嚇得目瞪口呆，半天叫不出聲來。這時，只看到橋頭來了一個男人，順手拖起嬌娘，又順手架着大媛，三腳兩步把她們架到馮家浜。浜上好多人人都已經點着燈籠打水，替馮家滅火，嬌娘和大媛邊哭邊爬，嬌娘奔着要去找小媛，大媛奔着要去找她娘，救火的人雖把她們拖住，她們卻還是要衝。後來還是劉阿昌把她倆架住，讓許多鄰婦們包圍住，才衝不到火基去。劉阿昌力氣很大，他拖住了人後，又惜了副水桶，從浜裏挑水滅火，一個人可以抵三個人用。後來，火終於給大家撲滅了。別人攙上嬌娘和大媛走到火基上，什麼都燒光了，嬌娘已忍不住滾在碎瓦焦磚上慟哭，大媛也娘呀妹妹呀的哭叫。大夥也幫同她們在火堆裏找，可是，卻找不到什麼人影，大家也只有陪着流淚。突然，人羣中擠進了陳大媽，她一屁股坐在嬌娘面前，氣喘喘的告訴嬌娘，小媛已被她女兒菊花搶救了，現在菊花已嚇得着了慌，帶小媛睡在家裏哩。嬌娘聽到小媛在她家裏，一翻身硬要去抱小媛

來，被大家七手八腳拉住了。大家說：『人在了不用發急，商量後事要緊。』大媛在一旁，聽到娘無下落，她哭得更加悲慘。

陳大媽勸嬌娘和大媛到她家裏去過一夜，嬌娘她們那裏肯去，別人就各自回去，先送了一些稻草呀，毛竹呀，木頭呀，草繩呀，臨時替馮家搭了個茅草棚。陳大媽回去，將小媛抱送回來，順手也帶了半籃冷飯，一壺熱茶，給嬌娘她們當晚飯。別家婦女也有送點零用來的，只有沈大漢嫂子想得最細到，她說怕燒火人家晚上睡不着，送來幾枝蠟燭，點得棚裏亮通通的。沈大嫂還說了幾句吉利話：『火燒紅，紅了走好運，好運還在後頭呀！』寬慰嬌娘和大媛。可是，冬天晚上沒牀，沒棉被，怎能過呢？但湊上人家，誰家也沒法借出一牀棉被呀。沒辦法，嬌娘還是託陳大媽到『毛店王』家裏去借來了一牀舊棉被。

幫傭和勸慰的人都先後回去了，只有陳大媽還留在馮家勸慰嬌娘和大媛。外面火基上，只有劉阿昌還在幫着耙火。他突然在水缸邊耙出幾根死人骨頭，他知道那一定是馮家大媽的屍骨，就抱着它去棚裏告訴嬌娘她們。大媛一見骨頭，便捧在懷裏哭倒在瓦堆上，頭只顧朝破缸上撞，哭着要跟娘死到一塊去。嬌娘和陳大媽誰也強不過

她，還是劉阿昌把她抱回茅棚裏休息。嬌娘只擔心一個人管不住大媛，想請求劉阿昌照顧一夜，但又怕劉阿昌是王家新長工，被王東毛知道了不便。可是劉阿昌卻自告奮勇地說：『不礙事，我天不亮回去好了。』

嬌娘把劉阿昌留下來後，陳大媽也回家去照顧受驚嚇的女兒了。夜已經近四更時分了，大風還從竹林裏一陣一陣吹過來，棚內蠟燭被大風吹滅了。嬌娘抱着小媛在默默的流淚，大媛卻還在嗚嗚哀哭。長工劉阿昌，他靠在棚門桿上，守住茅棚，守住大媛，眼見此情此景，也慘然流下淚來。



他突然在水缸邊掘出幾根死人骨頭，他知道那一定是馮家大媽的屍骨。

在過分的悲痛之後，嬌娘和大媛昏睡過去了，劉阿昌卻還警惕着沒敢入睡。看看天已亮了，便打個呵欠，擦擦眼睛，抖擻一下精神，連忙回東家屋裏去。他剛走到章家橋頭，田作頭（即田作生活領頭工人）沈大漢急忙迎面喊來，「阿昌！你昨夜往哪裏去了？東家在發火了呢！」沈大漢還低聲的告訴他：「我已經挨着罵了！」吩咐阿昌留意些。阿昌跟沈作頭還沒有跨進大門，那王東毛兩眼暴出紅筋，一脚踢翻了坐櫈，厲聲呵斥阿昌：「昨天夜裏滾到哪裏去了？」阿昌不敢作聲。王東毛便火上加油，提起板櫈就要打將過去，還虧得沈作頭相幫，攔開了板櫈，代阿昌說好討饒。王東毛還沒住口，王東毛的娘雌老虎也起來了，她不問理由，一味幫助兒子罵阿昌：「起火又不關你東家事，要你出個屁力，下次再這樣大膽，自作主張，耽誤了我家的田作，我家可不要你這樣的長工。」一面對兒子使眼色，叫兒子先息怒，又揮手命令阿昌滾開。等阿昌他們走遠了，「雌老虎」這才教訓兒子說：「你這管直氣筒，光發火不會耍手段，阿昌還是新來的，做得一手好生活，工資又比誰都便宜，你攆走了

他，再找一個，可就沒有這樣便宜的了！」王東毛他是天不怕，地不怕，獨怕娘不如意，向娘陪笑道：「娘！你說怎樣耍手段呀？」這可叫『雌老虎』聽得揚揚得意了。她往靠椅上一躺，右腿蹺上了左腿，水煙袋往嘴裏一含，又慢吞吞地喊媳婦辦早點心吃。王東毛的那個老婆也不是好人，別人叫她『人精』，最會看風使舵，除了『雌老虎』以外，王東毛卻還有三分奈何不了她。她調皮陰毒，平日小心巴結『雌老虎』，也不是什麼孝順，只是爲了掌權，掌握丈夫。『雌老虎』一張口，『人精』就馬上湊上去，使『雌老虎』樂得得意忘形，大談自己的本領，『人精』也就發表她的『宏論』：對這個工人應該怎樣兇，對那個工人應該怎樣管。『雌老虎』就喜歡聽『人精』挑撥刻薄的話，稱讚她媳婦有手段。

阿昌跟田作頭回到田裏，對馮家老放不下心，一邊作田作，一邊暗思情：「他自己也是紹幫人，王東毛有錢有勢就這樣兇橫，自己做長工就這樣受欺凌。」於是他就想起他自己從小的生活。

阿昌十三四歲就沒了爹，留下母親和他，沒法過日子，不得已母親去做娘姨，他看中，一年到頭，娘受氣，兒吃苦。逢年過節，好容易娘兒兩個會會面，沒有歡笑，

只有痛哭。這樣，挨到阿昌十七歲上了，可憐的娘就一病身亡。臨死前留給他四塊『龍洋』和三十個銀角子，還對他哭道：『苦命的兒呀，你爹死時留下這四塊血汗錢，他千吩咐萬囑託，定要娘爲你娶個媳婦成個家，……我做娘的也想兒子傳宗接代，做死做活掙的這三十個銀角子，你都拿着，日後要有出山日子，娶個媳婦傳傳劉家香煙啊！……』阿昌想想娘死了做後事要緊，想跟娘商量，把那筆錢替娘買口薄皮棺材，做身壽衣，娘那裏肯依，硬說娘死了掘個泥洞塞塞不要緊，如果花了錢，娶不起媳婦，斷了劉家香煙，使祖宗不安，所以，直到臨死前那一刻，娘還強着阿昌對天盟誓。阿昌見可憐的娘這樣固執，只好跪在娘面前盟誓，依允了娘，娘才閉了口眼死去。娘死了以後，阿昌那能忍心讓娘光身塞泥洞，他就將三十



阿昌見可憐的娘這樣固執，只好跪在娘面前盟誓。



個銀角子，去買幾塊木板，釘成一口棺材，安了娘。從此，阿昌就一直保持留給他的四塊『龍洋』。也不知換了多少個東家，從紹興飄流到蕭山，又飄流到金華，一直飄流到嘉興，但他寧可餓肚，也不肯用去這四塊錢。在紹興因為幫一個剛死了兒子的孤老太婆割三畝秋稻，被一個姓張的地主辭了工；又因為幫一個瞎眼的老伯伯割了兩擔柴，被一個姓王的地主辭了工；在蕭山，也是因為幫寡婦鋤了二畝毛豆地，掉了活；在金華，待了一些時候，爲了一點小事得罪了地主，站不住腳跑開了。如今到嘉興來，地主王東毛爲了他幫馮家救火而非難他。這一切無非爲了自己是受苦人，看到窮苦人有災難，他要去同情，要去幫助，要去自我犧牲。地主們也就爲了這一點，不喜歡他，要辭他的工。……阿昌想到自己飄流了二三十年，也還沒有個窠，別人都說：『長工做到老，不如一把草』，他阿昌到頭來也還不知道骨頭埋在哪裏呢？……從這裏，他又想到昨夜馮家的火燒，馮大媛的哀慟，馮大媽的幾根死人骨頭，馮嬌娘要帶着大媛、小媛苦過日子。阿昌想着想着，他就發呆了。……

沈大漢跟他在並排作活，見阿昌發呆，他也猜中了他的心事，不免也就提起了自己的心事，不過，想想自己也總算苦到了頭，如今總算有了個茅棚，有了個老婆……